赵登禹

赵登禹，字舜诚，菏泽市杜庄乡赵楼村人，1898 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丧父，依赖慈母抚育成人。因家贫只读了两年书。13 岁时，从师于朱楼村的武术名师朱凤军练功习武。他刻苦勤奋，聪颖好学，不到 3 年，就把太极、八卦、少林等各种拳术及枪、刀、剑、棍诸多兵器，练得样样稔熟，在家乡一带颇有名气。

1914 年春，刚满 16 岁的赵登禹，同二哥赵登尧及同村好友赵学礼、赵全胜，毅然离开家乡，踏上了千里投军的征途。经历千辛万苦，在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第一团第三营佟麟阁连当了个副兵。

1916 年，冯玉祥的部队调到通州、廊坊、天津 3 处驻防。一次阅兵时，赵登禹以武艺出众被冯玉祥看中，遂被冯调至身边当了随身护兵。从此，赵登禹在冯玉祥身边待了六七年，耳濡目染，受其影响颇深。

1918 年，冯玉祥兼任湖南常德镇守使时，赵登禹随其驻于常德。常德境内有座德山，山清水秀，林壑幽美。有一次，部队在此练习野战，忽然从草丛中跃出一只猛虎，身长 8 尺有余，众人无不惊恐。赵登禹艺高胆大，与兵士和当地居民联合围击。在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虎中弹受伤之际，赵登禹跃身虎上，挥拳猛打，将虎打死。后将老虎抬回营中，官兵饱餐一顿。当时曾有人将赵登禹的打虎雄姿拍照下来。1937 年 7 月 31 日，冯玉祥挥笔在照片上题写了“打虎将军”四字，刊载于报纸，以示追念。

赵登禹由于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于 1922 年在豫升任排长，1924 年在南苑升任连长，1925 年又被提拔为营长。1926 年 5 月，广东革命军出师北伐，冯玉祥积极响应。 9 月 17 日，于五原誓师，率全军加入国民党，随即向陕甘进军，同北伐军造成南北呼应之势。此时，已升任团长的赵登禹，随孙良诚经平凉东下，击溃刘镇华部队，解了杨虎城将军被困在西安城内 8 个多月之围。 1927 年 5 月，冯玉祥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赵登禹升任旅长。在冯玉祥指挥下，出潼关，克汴洛，转战于冀鲁豫各地。1928 年，赵登禹又晋升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奉命率部进军陕西凤翔府一带，剿灭祸国殃民的土匪党毓昆。 1930 年春，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蒋，失败后，赵部所在的第四路军被迫退至山西运城一带，后被改编为第二十九军，赵登禹任该军三十七师一〇九旅旅长。

1931 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3 年 1 月，日军占领了山海关。3 月 9 日，日军尾追万福麟撤退部队，直抵长城喜峰口。这时国民党政府手忙脚乱，急命二十九军速赴长城一线御敌。驻防蓟县的赵登禹接令后，即派二一七团急往救援。该团在团长王长海的率领下，顶风冒雪，于是日午后进抵喜峰口，随即抢占关口两侧高地和长城一线，并与来犯的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所属部队展开激战。日军乘其长驱之锐，以炮空联合的炽盛火力，疯狂地向二一七团发起进攻。该团则依有利地形，充分发挥近战火力，迭次歼灭敌军于阵前。战至夜晚，几经肉搏冲杀，双方伤亡惨重。夜深，日军又增调 5000 余人，拟定翌日晨 9 时，再次发起猛攻。赵登禹在此危难之际，被委任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率后续主力部队以日行 160 里的长途急行军先敌一

步赶到。两军夹山为阵。日军对赵部阵地,上以飞机狂轰滥炸,下以炮火猛烈轰击。霎时，山崩石飞，硝烟弥漫。赵登禹沉着镇静，采用诱敌之计，命士兵悄悄离开战壕，伏卧各峰峦幽僻之处，以避其锋。日军轰炸长达 3 小时之久，赵军始终未还一枪一弹。日军指挥官以为赵部均已丧生，于是令步兵蜂拥而上。此时天色昏沉，黄沙扑面。赵登禹命所属官兵乘敌炮火暂停之时，屏息悄然返回战壕，待日军离战壕数十步时，从烟火中一跃而出，一声呐喊，万刀齐挥，与敌军血肉相搏，几经进退。这时，赵登禹左腿负伤，卫兵赵清山脱下白衬衣为之包裹，劝他退后指挥。他说：“肢体受伤,是小纪念,战死沙场,才算大纪念。”依然率众奋进。激战终日，日军寸土未得，反被消灭大半。11 日傍晚,赵登禹分析了两日战况，制定了兵分两路，绕至敌后夜袭日军的方案。并在阵地上召集了营以上官长会议进行动员。他说:“抗日救国,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救亡。今夜我们绕至敌后，要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让小日本知道我中华民族还有不怕死的军队。”参加会议的团、营长,纷纷表示坚决执行夜袭方案，予敌以歼灭性打击。

是夜,月明星稀,寒气逼人。赵登禹裹伤拄杖,率队潜行。他们攀悬崖,越峭壁,出潘家口经蓝旗地绕至敌后,如天兵降临,突然出现在敌炮兵阵地和宿营地。他一声令下，和士兵们一起，挥动大刀、手榴弹向敌人冲去。顿时，杀声震天，血肉横飞，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鬼哭狼嚎。敌炮兵大佐于酣梦中就做了刀下鬼。这一仗，他们把敌野炮营官兵和在狼洞子、黑山嘴、南北杖子等处宿营之敌砍杀殆尽，得大炮 18 门和许多装甲车及枪械，并烧毁了敌人大批辎重粮草。尤其缴获了一份日军侵占我长城一带兵力配备详图，为此后歼灭日军起了不小的作用。在这次战斗中，赵登禹战前用 180 块大洋买的两口异常锋利的大刀，也砍杀得不堪再用。12 日夜，赵登禹又率众袭击夺取了日军的机关枪阵地。致使

日军闻之胆寒，从此再也不敢向喜峰口发起进攻。

喜峰口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连日军自己也承认是“明治建军以来未有之大耻”。自此，二十九军声名大振，抗日虎将赵登禹的名字被人们广为传颂，国民党中央统帅部向他颁发了勋章。不久，赵登禹的一〇九旅奉命扩编为一三二师，赵晋升为该师师长。

1933年秋，二十九军入察，赵登禹率领一三二师驻防张北县，遂令二一七团向独石口、沽源进军，驱逐敌伪蒙李守信的骑兵部队，并驻守该地。在此期间，日本驻屯军为了吞并察省，经常派特工人员窜扰独石口、车栅子、小厂、张北县等地，进行挑衅。有一次，日本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中佐和池田外务书记官，从张家口去多伦的途中，路经张北县。赵师城防守卫部队要查看他们的证件，他们不仅无理拒绝，反而对卫兵进行侮辱。赵登禹遂令部属将他们带到一三二师司令部，进行讯问。川口清健和池田蛮横拒讯，气焰十分嚣张。为了使其就范，赵令人从特务营挑选高大健壮士兵100名，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10人一班，5分钟一换，轮流刺向日军头部约一寸远，让其知道中国军人不可侮。这两个色厉内荏的日军，顿时吓得屁滚尿流，跪在地上连连求饶。在他们赔礼道歉，立据认错，保证不再重犯后，才予以释放。1935年5月31日，日本关东军旅行团山本等4名特务人员（尉级军官2人，军曹2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6月5日，行至张北县北门时，又不服从检查，赵部又将他们抓到师部军法处拘留一夜。这就是中日外交史上的两次所谓“张北事件”。

第二次“张北事件”后不久，赵登禹率师移驻南苑。该师二一七团驻兵于四营房。此处有日军飞机库，并有一排日兵看守，因而常有日军不准中国军民过路，无端欺凌我军民事件发生。赵登禹感到，日军如此蛮横，必须好好教训他们一番，于是指令一营营长耿德星，立即派一连兵包围机库，不准日军出入一步。一连

几天，日军吃喝无着，不得不几次找我谈判。直至日军再三表示歉意，保证不再凌辱我军民和拦阻过路方止。

1935 年 11 月 5 日，二十九军政训处处长宣介溪突然被日本人无故抓去。赵登禹得知后，和二十九军其他几个将领在北平住所商议说，日本人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军官，对我们侮辱太甚，不能示弱甘休。于是，赵登禹命人将负责中日传话的陈某（亲日派）叫来，愤怒地对他说：“限他们两小时以内，好好把人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干啦 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再说 !”说完，赵登禹和冯治安（三十七师师长）都气愤地拿起电话向部下发布命令：两小时以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此时，陈某吓得脸色苍白，仓皇地去找日本人。不长时间，日本人只好将宣介溪送回，并向二十九军表示，此次抓人纯系误会，还假惺惺地道了歉。

1936 年 1月，赵登禹晋升为陆军中将；同年 12 月,兼任河北省省政府委员。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赵登禹心急如焚。此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老家休养，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又在南京，部队的许多团长也在庐山受训。部队如果仍照平时一样分驻各地，这将对作战十分不利。赵登禹和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立即乘飞机到保定转往乐陵接宋回军部主持大计。宋哲元回来后,企望“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日本帝国主义在“和谈外交”的掩盖下，却于 17 日召开五相（即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会议，决定动员 40万军队投入侵华战争，以求尽快灭亡中国。7 月 26 日,日军在北平增兵已达 10万人左右，分三路对北平、天津实行了包围,并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令 28 日正午前撤离北平及其附近地区。鉴于这种情况，国民党政府和华北当局下令二十九军各部奋起抵抗。

27 日傍晚，赵登禹接到去南苑统一指挥作战的命令后，火速前往，并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进行了战斗部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8 日拂晓，日军在向宛平城、衙门口、八宝山和北苑等地发起进攻的同时，另以步兵三个联队、炮兵一个联队、飞机 30 余架向南苑进攻。他们先以猛烈的炮火轰炸赵军阵地，然后以步兵发起集团冲锋，气势汹汹地向前推进。当日军行至离赵军阵地 200 米处时，赵登禹大吼一声，一手紧握驳壳枪，一手挥舞大刀，率众向敌军冲杀过去。刀枪相搏，杀声震天，炸弹轰鸣，硝烟弥漫。众将士见师长亲自冲锋陷阵，士气倍增，一鼓作气把日军驱退了一里多路。日军被击毙者不计其数，路旁到处可见日军的尸体。

南苑一带是平原，无险可守。在日军的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下，守军伤亡惨重，赵登禹右臂、腿部亦多处受伤。但他和全师官兵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由拂晓战至过午，始终斗志不衰，英勇抗击。忽闻大红门发现敌军，副军长佟麟阁恐敌截断北路，率兵亲往堵截，至大红门时，不幸陷入重围。佟将军在指挥部队向日军突击时，被敌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佟将军坚定地说："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带伤率部奋勇冲杀。官兵见状，士气激昂；拼搏冲杀，前仆后继，战斗异常激烈。当敌机低空轰炸扫射时，佟将军头部又受重伤，不幸以身殉国。

佟将军牺牲后，赵登禹指挥部队奉命向大红门集结，准备反击。日军第四旅团利用青纱帐先我潜占大红门，并在公路两侧树上架设机枪猛烈扫射，上空又以飞机盘旋轰炸，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道路。当赵登禹亲率一排士兵冲杀到距大红门不远的黄亭子时，他不幸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中。炸弹的爆响，使他从昏迷中醒来。他看到身边眼眶盈满泪水的传令兵时，吃力地对他说："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他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说罢，赵登禹将军停止了呼吸，终年 39 岁。

佟、赵两将军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出，北平人民痛哭失声，全

国军民同声哀悼。国民政府 7月 31 日发布褒恤令，追赠佟、赵两将军为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彰忠烈。冯玉祥将军 8月 1 日在南京作《吊佟赵》诗一首，诗中云：

二人是一样的忠，二人是一样的勇。
如今同为抗敌阵亡，使我何等悲伤！
但我替他二位想想，又觉得庆幸非常。
食人民脂膏，受国家培养。
必须这样死，方是最好下场。
后死者奋力抗战，都奉你们为榜样。

为纪念赵登禹将军，北京人民把西城区白塔寺东侧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烈士的遗骨被安葬在卢沟桥畔的五道口。

（本文根据对赵登禹遗属及知情人的访问，并参阅有关资料整理而成。菏泽市政协供稿　刘正源撰稿）

王仁斋

王仁斋又名王人增，1906年9月21日生于山东省文登县侯家镇高家村一个农民家庭。1915年入小学，1919年入文登乙种蚕业学校，1921年入山东青州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在本村小学任教，1927年去武汉，秘密参加了革命，不久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他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东北，先后在抚顺、柳河、沈阳和海龙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他参加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历任海龙游击队队长、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游击大队队长，东北抗日联军一军第三师师长，中共海龙中心县委委员，南满临时特委委员，东南满省委委员等职。他在杨靖宇将军的直接领导下，转战辽宁、吉林各地，抗击日本侵略者。1937年9月，他与警卫员在清原县枸乃甸乡筐石沟村钓鱼台附近遭敌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1岁。

王仁斋在农校读书时受进步教师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在本村小学任教时，也经常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1927年在抚顺煤矿以采煤工人的身份，从事工运工作。1928年冬，在一次冒顶事故中，他腰部被砸伤，于1929年回老家养伤。伤未全好，便返回东北。九·一八事变后，10月份，王仁斋回到三源浦，秘密发展反帝同盟会（即后来的反日会）组织。他投笔从戎，走上

了武装抗战的道路。

1932年春，吉林省柳河县三源浦北校校长鲍景华组织的抗战队伍，被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伍收编为第九路军，鲍景华任第九路军司令。根据党的指示，王仁斋和刘山村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了这支队伍，王、刘二人任政治教官。由于中共党组织在这支队伍中做了大量工作，因此鲍景华同意中共党组织在九路军中开展活动，发展党的组织。是年端午节前后，通过王仁斋的引见，中共海龙中心县委的负责人，在大泉眼附近的山村里，晤见了鲍景华，达成了秘密合作，共同抗战的协议。8月，中共海龙中心县委建立了海龙工农义勇军，因势单力孤，不久便加入了鲍景华的第九路军，编到了卫队。10月初，九路军在柳河高家船口同日军打了一仗，队伍伤亡很大，鲍景华离开了三源浦。王仁斋根据上级党建立游击队的指示，同刘山村一起率领卫队中的原海龙工农义勇军回到了柳河四道沟，进行了整顿。队伍很快发展到80多人，遂建立了海龙（今梅河口市）游击队，王仁斋任队长兼政委，刘山村任参谋长兼二连连长。海龙游击队在通化、柳河、金川、临江等四县边界地区，积极开展抗战斗争，并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2年11月,第九路军残部270多人,要求王仁斋收编,时值杨靖宇奉中共满洲省委之命，在南满巡视。王仁斋立即派人到磐石找到杨靖宇。杨靖宇亲自赶到柳河同王仁斋研究收编、改编事宜。决定将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王仁斋任队长，刘山村任政委。他们团结各地抗日武装，袭击日本讨伐队，击毁运兵汽车，缴获大量战利品，使部队给养得到补充，队伍不断扩大。1933年春，王仁斋参加了中共海龙中心县委扩大会议，被选为县委委员，负责武装工作。

1933年春夏之交，王仁斋遵照中共海龙中心县委的指示，攻打了三源浦，欲赶走驻守的伪军——邵本良的混成旅第三营。由

于敌众我寡，这次战斗不仅未能完成任务，反而引起邵本良的注意，他加派重兵把守三源浦，并在孤山子、凉水河子增设了据点，在游击区里安上了钉子，妄图破坏游击队的活动。王仁斋当机立断，把游击队分成小部队四处活动，使日军守备队和伪军邵本良部终日处于紧张状态，不敢进攻游击根据地。

为了打破日伪对磐石、双阳、伊通、桦甸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讨伐”，同年秋，杨靖宇率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主力，从磐石过辉发江南下，并写信给王仁斋和刘山村，约定会合地点。王仁斋、刘山村接信后，立即带领游击队做好迎接的准备工作。11月，两支队伍会合于柳河县老鹰沟，杨靖宇的队伍在此休整3天，听了王仁斋的汇报后，决定在此作战，且首战必须告捷，以壮军威，安定民心，扩大影响。于是，在杨靖宇的统一指挥下，于11月24日，先由王仁斋率少数部队虚张声势攻打凉水河据点，将邵本良部骑兵从柳河骗了出来，长途增援凉水河子。杨靖宇则指挥部队乘机一举攻下三源浦，活捉了日稽查局长，捣毁了南满铁路工程局和伪警察署，烧毁了伪军营房。待邵本良明白中计回军援救三源浦时，王仁斋又给杨靖宇当向导，抄近路奔袭了邵本良的后勤基地凉水河子。不到两天，连克敌人两处重要据点，打得汉奸邵本良胆战心惊。日本关东军奉天驻屯司令部也大为惊慌，忙派两个日军守备大队赶到柳河，督促邵本良旅追击人民革命军。敌伪终于在大荒沟附近的森林里追上了杨靖宇和王仁斋率领的部队，并迅速从四面予以包围。战斗到第二天傍晚，我军转移到牯辘屯西屯。此时，弹药已不多，杨靖宇立即命令熟悉这一带地形的王仁斋想办法突围，王仁斋遂组织一小队战士，化装成日军去搞弹药。不到一个小时，他们挑回14铁桶子弹和两挺歪把轻机枪，保证了部队顺利突围。当敌人向山里追击时，王仁斋又给杨靖宇当向导，绕到敌人背后打了一个漂亮仗，一举攻克了敌人的重要据点八道江镇。从此，王仁斋的游击队配合独立师在龙岗山开辟

了河里根据地，在这里建立了兵工厂、被服厂、后方医院和粮栈等，成为南满抗日的一个重要后方基地。

1934 年夏，伪东边道“剿匪”司令邵本良，妄图趁杨靖宇分兵扩展游击区之机，吃掉这支队伍。我主力部队为了狠狠打击敌人，在柳河县黑山嘴子设下埋伏。王仁斋奉命率部佯攻柳河，诱敌出城尾追。他们边打边撤，敌人追至黑山嘴子，正中我军埋伏。经过激战，歼灭邵本良部两个营，缴获一门小钢炮，四挺机枪。旋即，王仁斋又利用敌人迁营之机，在大荒沟与驮道沟之间的旱葱岭下，伏击邵部一个营，截获军用品 40 大车。因此，敌人锐气大挫，龟缩在据点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是年 12 月 5 日，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临江县四道二叉召开，成立了南满临时特委，王仁斋被选为特委委员。此时，他还任东北人民革命军南满第一游击大队政委。

翌年春，王仁斋奉杨靖宇之命，率部到新宾、桓仁等地抗击敌人，发展扩大游击区。在群众的支持下，他亲率 200 多名战士和农民自卫队员，攻入敌人把守甚严的重镇桓仁县铧尖子破坏了日军的军事设施，焚毁了伪警察署。

1935 年 3 月 14 日，已调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任副官长的王仁斋，得知伪县长和日军参事官从安东开会回来，沿途大讲“日满亲善”、“王道乐土”，进行欺骗宣传的情报后，当即同第一师师长李红光商议了对策，率领保安连、少年连共 150 余人，一路急行军，于第二天拂晓前，赶到驼腰岭附近的大庙店，埋伏在公路两侧，于上午 10 时，将敌人汽车截获，缴长短枪 16 支，活捉了伪县长徐伟儒和日本参事官安藤等大部分敌人。

同年夏，王仁斋闻知伪军邵本良部准备在柳河、通化一带攻打我军，便立即报告杨靖宇。杨靖宇当即布置二师师长曹国安，带主力部队埋伏于三源浦与柳河之间的黑山嘴子，并派王仁斋带教导团一部佯攻柳河，引敌出城追击。王仁斋依计而行，将邵本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精锐老七团引出城来，且战且走，诱敌深入。当敌前面两个营进入我军伏击圈时，机枪像狂风暴雨般扫射过去，将其全歼，并缴获了许多重要物资。

同年秋,王仁斋带着骑兵部队,秘密地顺龙岗向东南奔袭,再次攻占了邵本良所部占据的八道江镇。邵本良闻讯，急忙带着部队星夜向 300 里外的八道江镇增援，等邵赶到时，八道江镇的敌粮秣弹药已被我军全部缴获。

邵本良为巩固八道江镇据点，命令副官，速回柳河孤山子搬运粮秣、装备。王仁斋得此情报后，立即报告了杨靖宇，杨靖宇召集领导干部开会，研究作战方案。王仁斋在会上提出，由他带 10 多名战士，化装成富户人家的车夫，赶着十几辆骡马大车去孤山子镇赶集，让敌副官抓去出官差，借此混入敌人内部，然后派部队在敌大车队必经之路大荒沟和驮道沟之间的旱葱岭上进行伏击。杨靖宇同意依计行事。

农历八月十四日，敌副官和邵本良的小老婆，带着一营部队，押着数十辆大车，打算赶到八道江镇过中秋节。车队行到旱葱岭，我军早已埋伏好的战士一齐开了火，混进车队里的战士也都掏出手枪,来了个中间开花,打得邵本良部队丢盔卸甲,损失惨重。邵本良大伤元气，龟缩在据点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1935 年深秋，王仁斋接到杨靖宇迅速组建三师的命令后，便以所率领的游击大队和教导团为基础，在柳河四道沟河南成立了第三师，王仁斋任师长，柳万熙任政治部主任，隶属于杨靖宇为军长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年底，王仁斋在捞子岭截获了日伪辎重大车队，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1936 年 5 月，他率部到达杠虎头王六沟,与周建华、杨俊衡率领的教导二团会合,然后,开赴集安县三道葳子，又与一师六团一部会合。这样，完善了三师的三三制建制。王仁斋任师长，周建华任政委，杨俊衡任参谋长，柳万熙仍任政治部主任。

不久，新组建的三师参加了本溪梨树甸子战役。王仁斋的部队配合友邻部队把邵本良的伪混成旅几乎全部消失，使日酋三木司令精心策划的秋季“大讨伐”成为白日梦。

1936年6月，中共南满省委代表会议，在金川沟里召开。会议产生了南满临时省委(亦称南满省委)。王仁斋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省委委员。

随着形势的发展，宋铁岩率领的一师，留在本溪活动，并向凤城一带扩展；王仁斋的三师奉命接替了一师的游击区域，转战于海龙、柳河、清原、抚顺、新宾、桓仁、沈阳、西丰、铁岭、开原等地，承担起更繁重的军事任务。

为了打破日伪军的封锁，8月初，王仁斋将三师划成许多小部队，分散活动。他亲率师部100多人，从兴京的岔路子出发，向抚顺地区开进。途中收编了山林队“双虎”(即程国钧)及其部下300多人，随后在眼望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一直深入到下海浪、杨家街、长山子、汤牛沟，并逐步接近抚顺郊区。他对这一带的地理、民情进行了详细调查，对敌人的虚实也有了初步了解，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播下了抗日火种。然后，他回师兴京，继续整训部队，迎接冬季的艰苦斗争。

天气渐渐冷了，部队的御寒棉衣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农历九月二十三日，王仁斋率领一个团的兵力，根据嘎叭寨中共地下党员陈守平的情报，于凌晨埋伏在兴桓公路的梨树沟门，在伪军头目东来胜的暗地帮助下，将伪军从永陵往桓仁护送的21大车冬装和物资截了下来，补给了部队和驻地附近的穷苦群众。人们都说：“王师长既疼战士又疼老百性。”

七八天以后，又连续两次截获了敌人的28麻袋大米,解决了部队吃粮问题。

11月，杨靖宇在桓仁县的荒山嘴子召开了会议，决定将三师组成一支骑兵队，趁辽河封冻，进行第二次西征，目的是与关内

已北上的红军主力打通联系。王仁斋用梨树甸子战役缴获的军马，组织了 300 多人的骑兵部队，由兴京经清原，直奔辽河。一路上敌人前堵后追，但王仁斋巧妙地指挥部队，同敌周旋了 20 余天，冲破重重封锁，到达了辽河边。虽是数九天气，但辽河仍未封冻，船只和大桥都被敌人严密控制。在西进受阻的情况下，王仁斋当即召开师部军事会议，决定保存实力，经军部同意后，便撤回清原，再捕战机。之后，三师化整为零，分三部分，并决定于第二年秋天在清原和西丰交界的摩离红山会师。于是，他们继续在清原、兴京，抚顺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1937 年初,王仁斋率领 40 余人战斗在沈阳、抚顺、清原各地。其间，在清原境内收编了“金山好”的山林队 100 多人。后又在碰子山与伪军靖安军一部遭遇，王仁斋利用这一战机，向伪军发动了政治攻势，耐心地对伪军连长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伪军连长表示一定要为抗日救国出力，马上派人送来 1000 发子弹，王仁斋给了他 500 元钱。为了消灭日寇，双方向天鸣枪，引诱一队日本鬼子前来助战，当日军进入半山腰时，突然遭到夹击，伤亡惨重。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三师根据形势需要，又划分成若干小分队,更加积极地进行游击活动,以牵制敌人,配合全国抗战。

7 月的一天，沈阳地下党送来情报：炮校的一个日本军官，常坐小汽车路过东陵和毛君屯公路交界处，汽车司机是自己人。王仁斋决定活捉日军官。翌日清晨王仁斋兵分两股，一股由卢排长、单怡然负责化装成卖香瓜的人，在路旁的瓜地里活动，任务是拦截敌人的汽车，活捉日军官；另一股由王仁斋自己指挥，隐蔽在瓜地旁边的高粱地里，准备接应。8 点多钟，一辆小汽车飞驰而来，到瓜地旁突然刹闸停了下来,司机要买瓜吃。日军官打开车门,伸着脖子大声叫喊不叫他买，让他快走。这时卢排长拿着两个香瓜走到鬼子面前，示意叫他尝尝，鬼子官满面怒容，不耐烦地用左

手比划着，示意不吃。卢排长手疾眼快，顺势抓住他的左臂，一下子把他拉下车来，单怡然等一拥而上，迅速把鬼子弄到高粱地里，然后拖到东山用绳绞死。

7 月下旬的一天，王仁斋探知沈阳测量局的一名日本高级军官要来检查沈阳到抚顺的警备道，遂决定生擒此人，以了解敌情。他立即做了部署，卢排长带一个班的战士爬到树上了望警戒，让于成东等三名战士，埋伏在东陵附近警备道边的浑河岸旁的柳林中。不多时，那个日本高级军官由几个日伪官员陪同，带着十几个警察，来察看河边道路。当他看到河边有人正钓上一条大鲤鱼时，立即产生了兴趣，遂跑下公路来夺钓鱼竿钓鱼。就在这眨眼之间，三个钓鱼的几乎同时扑向这个日本军官，连拖带拽拉进了柳树林里。等伪警察赶到柳林边时，王仁斋让战士们齐声在林子里喊话，吓得伪警察扭头就跑。王仁斋带着小部队，押着俘虏迅速撤到东陵北面彭陆家子。由于俘虏耍赖，躺倒不肯再走，事出紧急，遂将其处决。

8 月，抚顺县城地下党组织送来情报：城里有个美国神甫在替日本人做“宣抚”工作。王仁斋随即与政委周建华商定，设法活捉这个为虎作伥的神甫，再令其向日本侵略者索取弹械，以补充我军所需。这天一早，王仁斋扮成商人，亲自带领 18 个战士，分别扮成车夫、宪兵等以搜查土匪为名，进入基督教堂，将神甫抓住，解送到桓仁县前后夹道子师部。王仁斋告诉他，只要日本人送来武器弹药，就放他回去。于是，神甫不得不给日本当局写信，迫使日伪派出一个县参事官和伪警察署长，到指定地点谈判。这件事使敌人大伤脑筋，感到“王罗锅”（因王仁斋腰部被矿石砸伤，驼背）实在厉害。

9 月中旬，王仁斋率部回到清原，与三师其他两部胜利会师。10 月的一天，他带着警卫员小朴和另一名战士，去南岭杨大堡筹集子弹，武装地方游击队，准备同日伪展开冬季“讨伐”斗争。

他们行至钓鱼台，在一棵树下休息时，小朴和战士分别警戒了望，王仁斋打开文件包在看地图。不一会，在树上了望的警卫员小朴滑下树来告诉王仁斋：有十几个日伪便衣朝我们这里扑过来。王仁斋马上装好文件，掏出枪向敌人来的方向边射击边指挥向后山转移。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胫骨。警卫员小朴迅速背起王仁斋向一座无名山地撤去，行至山头上，王仁斋从文件包里拿出给杨靖宇的报告，递给那位战士，说：“快走！交给周政委。”同时命令警卫员小朴赶快烧毁文件。敌人围上来了，嗥叫着，“抓活的”。小朴举枪就打，王仁斋严厉地命令道：快！快烧掉！党的机密绝不能让敌人抢去！快，我来掩护。”说着，他艰难地端平匣枪，抗击着敌人，他回头看见那一堆烧起的火，嘴角上挂着微笑。步步逼近的敌人，发现了火光，便集中火力将小朴打倒了。王仁斋伏在地上一边还击，一边把最后一页文件投进火里。这时，王仁斋再次中弹，壮烈牺牲。

（文登市政协供稿孙素勤撰稿）

姜玉贞

姜玉贞，字连璧，1894年春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辛集镇辛集东南隅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在玉贞出生前4个月病逝。母亲潘氏，年轻守寡，携独生子玉贞艰难度日。在玉贞父亲去世的头几年里，玉贞和母亲多半时间居住在外祖父家，直到他七八岁时，才搬回家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的负担逐渐落到了姜玉贞的身上。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贫苦的生活中，他饱尝了黑暗的旧社会人少、家贫、受欺受辱的苦头。他盼望着自己长大成人，外出当兵，大干一番，铲除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改变穷苦人的命运和处境。

1913年秋，陕西督军陆琅斋部到菏泽招兵，姜玉贞死缠硬磨被该部征为“备补兵”带到陕西，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姜玉贞开始在西安当‘备补兵”,不久,督军扩充,他即由备补兵转为正式兵，被编到商团（商震为团长的团）当士兵。1916年6月，陆琅斋被地方军队陈树藩赶走，军队随之跨台，姜玉贞又跟随商震投靠了山西督军阎锡山。

姜玉贞吃苦耐劳和踏实肯干精神，赢得了官长的信任，不久，被提升为排长，并被送到山西陆军第一混成旅干部营学习受训。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